

施廷鏞 編撰

中國叢書綜錄續編

朱家潛題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中國叢書綜錄續編/施廷鏞編撰. —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2003.3

ISBN 7-5013-1780-1

I. 中… II. 施… III. 叢書—圖書目錄—中國 IV. Z833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2) 第 085696 號

書 名 中國叢書綜錄續編

著 者 施廷鏞 編撰

出 版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00034 北京市西城區文津街7號)

發 行 (010)66126153 傳真 (010)66174391

E-mail Btsfxb@publicf.nlc.gov.cn

Website www.nlcpress.com

經 銷 新華書店

印 刷 北京雙橋印刷廠

開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 張 63

版 次 2003年3月第1版 2003年3月第1次印刷

字 數 1200(千字)

書 號 ISBN 7-5013-1780-1/Z·286

定 價 260 圓

序

施廷鏞(1893-1983)字鳳笙,晚號奮生,安徽省休寧縣人。他是我國圖書館界老前輩,著名的圖書館學專家。自1922年起,他將畢生的精力獻給了我國圖書館事業,先後在東南大學、清室善後委員會(故宮博物院前身)、清華大學、燕京大學、北京大學、中央大學、南京大學等圖書館主持圖書分類和圖書編目的工作。這是上承采訪下接閱覽的中心環節,也是圖書館工作的基礎。施廷鏞先生不僅有我國目錄學的理論基礎,還具有極其豐富和寶貴的六十年的實踐經驗。他對於我國圖書館事業的發展,做出了有益的貢獻。施先生晚年曾擔任中國圖書館學會理事,為江蘇省政協委員、江蘇省圖書館學會名譽理事、南京大學圖書館副館長、研究館員。

建國前我國出版的叢書子目索引,主要有下列三種:(1)浙江圖書館金步瀛編著《增訂叢書子目索引》,收錄叢書469種,1935年由上海開明書店出版;(2)曹祖彬編著《金陵大學圖書館叢書子目備檢著者之部》,收錄叢書361種,1936年由南京金陵大學圖書館出版;(3)施廷鏞編著《國立清華大學圖書館叢書子目書名索引》,收錄1275種,1936年由北平國立清華大學圖書館出版。

自《國立清華大學圖書館叢書子目書名索引》出版以後,施廷鏞先生繼續在國立北平圖書館、燕京大學圖書館、國立北京大學圖書館、國立中央大學圖書館、國立中央圖書館、江蘇省立國學圖書館、金陵大學圖書館、南京大學圖書館等處蒐集所藏叢書,對於所收錄的每一種叢書,他都親自過目,而且十分認真。後他雖已年老,仍日以繼夜整理和編寫稿本,所收的叢書數量超過3000種。

我在北京圖書館從事圖書編目以及研究工作四十多年,曾邀請友人傅振倫同志讀過施老整理的叢書目錄遺稿。他對稿本親筆工楷書寫、嚴謹認真、資料豐富等方面給予了較高的評價,並認為該稿實為有用之目錄工具書。傅振倫同志是中國歷史博物館研究員、中國地方志協會顧問,是史學家、中國地方志專家,他對於我國目錄亦頗有研究。

《中國叢書綜錄續編》為節省篇幅起見,凡中華書局出版、上海圖書館所編的《中國叢書綜錄》已收錄者,一般不再重錄。施廷鏞先生長子施銳同志經數年努力,將施老遺稿重新進行了整理,補充了許多叢書,現共計收錄1100餘種。曾請目錄學專家、北京圖書館研究館員丁瑜、王樹偉兩同志校閱,並由史學家、文物專家、故宮博物院研究員朱家潛同志題詞。余不文,屢辭不獲。茲為介紹本書編纂之經過,是為序。

袁涌進

一九八九年一月二十日於北京

前言

先父廷鏞公是我國知名的圖書館學專家。從 1922 年開始他就把畢生的精力獻給了偉大祖國的圖書館事業。1983 年 3 月 23 日於南京不幸因病與世長辭，終年九十歲。他的去世確是我國圖書館界的一大損失。

革命的同情者

先父(1893-1983)字鳳笙，亦號奮生，曾用過鏡字之名。原籍安徽省休寧縣東鄉施村。清光緒末年，他就讀於南洋方言學堂法文班。1917 年，在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教務處謀一職位。1919 年“五四”運動震撼全國，他認為這是一場愛國的政治鬥爭，加入了南京學界聯合會，反對軍閥政府的賣國行爲，要求懲辦章宗祥、曹汝霖、陸宗輿三個賣國賊，反對顧維鈞在“和約”上簽字。當時他除參加游行宣傳等活動以外，并由陶行知分派擔任文件繕印和聯絡等工作，他的早期愛國行動給他後來的事業帶來了很深刻的影響。

把畢生精力獻給了圖書館事業

1921 年南京高師改辦東南大學并籌建圖書館，1922 年由於他對圖書目錄學很感興趣，於是調至該校擔任中文圖書編目工作，這就是他把畢生精力獻給圖書館事業的開始。1923 年後他曾擔任東南大學第四屆暑期學校圖書館學組教員，講授圖書裝訂等有關課程。1924 年他與其他兩位同道發起組織南京圖書館協會并兼任該會干事。1925 年又兼任江蘇圖書館協會副會長。1929 年他北上，在清華大學擔任中文圖書分類編目和中文古籍採購工作。同年加入北平圖書館協會，爲該會會員。1932 年他被選爲該會執行委員會委員。

抗日戰爭爆發，他接受燕京大學的聘請，任該校中日文編目組組長。1941 年 12 月 8 日珍珠港戰爭爆發後，在北京大學圖書館任中文編目股股長。1946 年經吳有訓聘請，南下擔任中央大學圖書館中文編目部主任工作。1949 年南京解放後，中央大學改稱南京大學，1952 年院系調整後，爲適應新的形勢，培養又紅又專的人才，開展科學研究，他在補充圖書館館藏與古籍整理方面，做出了新的貢獻。1961 年被任命爲南京大學圖書館副館長。1963 年受北京圖書館圖書館專業書籍編輯部聘請爲特約編輯，又受《圖書館》雜誌編輯部聘請爲特約通訊員。

由於他的威望，1979 年當選爲全國圖書館學會理事，并被聘爲該會學術委員會委員。1980 年江蘇省圖書館學會又授予他名譽理事的榮譽稱號。幾十年來他深深地感到

圖書館事業在祖國建設中的重要地位。他認為要充分發揮這一事業的作用，必須依靠人，依靠圖書館工作人員長年累月的辛勤勞動。此外，他自1964年開始至1983年去世前，曾為幾屆江蘇省政協委員。

六十餘年的長期經歷使人們不難看出，他真不愧為我國圖書館事業的實干家和學者。他曾數度北上南下，全國幾所著名的最高學府圖書館都有他當年辛勤工作的足跡。

搶救整理國故

他不僅對圖書館事業盡了自己一份力量，同時還對整理古籍做了許多工作。1925年8月，他被清室善後委員會聘為顧問，點查、整理故宮圖書，為故宮博物院建立圖書館做些準備工作。故宮博物院成立時，他布置圖書展覽並將故宮藏書情況寫了一篇《故宮圖書記》。整理昭仁殿藏書時編了《天祿琳琅查存書目》，為保存一些古籍珍品並發揮其作用又做出了貢獻。由於他的精心努力，還使一些寶貴的檔案文獻免於湮沒，搶救了祖國的歷史文獻。他還據《掌故叢編》第十輯中的“禁書目錄”等，就所見者作了校勘注釋。此外，他對收藏祖國的古籍十分重視，為此編寫的講課稿就有《古籍版本學淺談》和《中國古代貨幣沿革簡表》等。

為人民而編著

1937年在清華大學圖書館工作期間，他為了實際需要，對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書進行科學分類，並編有《圖書分類法》和《著者號碼表》。這種分類法當時與劉國鈞的分類法同時被簡稱為“施法”、“劉法”而流行一時。他在經辦祖國古籍收藏工作中，不但精選了很多有價值的古籍，而且為了方便使用，還編印了《國立清華大學圖書館中文圖書目錄甲編一》。為了解決某書收入何種叢書的問題，他還就清華大學入藏的叢書，編撰了《叢書子目書名索引》一書。這部索引起到重要的檢索作用，日本橋川時雄編的《中國文化界人物鑒》一書中，曾對這部索引作了較高的評價。解放後，戚志芬在《中國叢書目錄史的新頁》一文中指出，這部索引至今仍有很大參考價值。隨後他又着手《叢書綜合目錄》的編纂工作，雖已年逾八旬，在無助手和身體多病的情況下，仍日以繼夜，發奮修改、補充、整理和謄清稿本。他親筆工楷書寫的《叢書綜合目錄》，不僅筆畫工整，字跡整齊劃一，而且十分醒目清晰。他的嚴謹認真、一絲不苟、勤奮踏實、刻苦好學的工作作風給人們留下了難忘的印象。

1956年他又編印了《南京大學圖書館中文舊籍分類目錄(初稿)》，供內部參考用。此外，還親手編刻了《毛主席著作目錄》。同年12月在南京圖書館舉行的第一屆圖書館學科學論文討論會上，宣讀了他的《我對圖書館資料工作中兩個問題的看法》的論文。1963年他編著的《叢書概述》及《日月換新天——學校圖書館工作四十年》分別發表在《圖書館學》雜誌上。1980年由他主編和親自完稿的《文史哲工具書簡介》受到了學術界普遍的重視與好評。譬如，1985年在《世界圖書雜誌》(3月號)的書評中，朱建亮、羊

昭紅指出：《文史哲工具書簡介》是同類專著中的宏篇巨帙，它對教學和科研以及圖書館的參考諮詢工作有很大的參考價值。

總之，他為祖國的圖書館事業的建設與發展，為培養青年後輩，為圖書館學的理論探討，勤勤懇懇地工作了一輩子。他不懈地實踐了他自己留下的誓言：“人老又殘廢了，思想不能老而又殘廢；年紀越大，越要珍惜時間，分分秒秒為人民，活一天就干一天革命。”

先父在生前曾多次要我協助他將一部 30 年代由他編撰，由清華大學出版的內銷書《叢書子目書名索引》進行修訂後正式出版。另將他已完成的《叢書綜合目錄》作為續編印行。他的這個願望雖經我多年努力也沒能實現。然而令人欣慰的是，1987 年經北京圖書館研究館員袁涌進先生及天津古籍出版社的推薦，山東齊魯書社接受了我們出版《中國叢書綜錄續編》一書的申請，並於 1994 年雙方簽訂了當年年底出版該書的合同。不幸的是 2000 年 5 月該社做出了退稿的決定。無奈我們只得求助於其他出版社，同年 6 月北京圖書館出版社接受《續編》一書的出版。由於客觀形勢的變化，為了減少重複性，我們只好忍痛將第四次清樣中的部分資料刪除。隨後增補了 400 餘種新的而未被他人所收錄過的叢書或其他有關資料，加上沒有刪掉的資料共計 1100 餘種。以此為基礎我們重新組合了當今的《續編》。我們在核對和整理過程中，又付出了相當大的勞力。期望此書的出版能給圖書館事業和歷史研究帶來較大的裨益。著名歷史學家朱家潛同志為本書題了詞。北京圖書館研究館員丁瑜同志為書稿分類做了部分整理，並對部分稿件進行了校定。北京圖書館善本組程有慶先生在百忙之中校定了本書中的《叢書備考》並編輯了叢書子目書名、著者索引以及部分分類索引。王兆增、李學民、曹靈燁、施展、王銳琴、沈淑敏、施為紅、胥繼訓、胥昊、施欣等在編排和校對索引以及複印資料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先父的侄女楊景新女士旅居美國還為出版《續編》給予了大力的幫助，在此一一向他（她）們表示感謝。

本書的特色是除了在部分書目的底端刊出編注外，還在整部書目後增補了《叢書備考》。這些可貴的資料是原著者六十餘年來，不斷積累留給後人的。這可使《續編》更加充實，更加豐富多彩。

施廷鏞長子施銳煌

一九八九年元旦於北京

（二〇〇〇年六月修改）

例 言

本書總目原是按叢書性質分類編排的，如今爲了便於讀者檢索，我們沒有保留原著原貌，而是參照上海《中國叢書綜錄》的分類進行了調整。

《續編》中 95% 以上的資料是來源於原著者的遺稿。爲了充實本書內容，我們後人也增收了不少港、臺、日本等地的資料。

一、收錄範圍

1. 凡上海《中國叢書綜錄》或湖北《中國叢書廣錄》已收錄的叢書資料，原則上我們不再收錄。

2. 凡施廷鏞先生於一九八〇年主編的《中國叢書目錄及子目索引彙編》一書中爲他人所引用的叢書資料并已注明“施目”者，我們一一予以收錄。爲了便於鑒別，我們在書題後加有“*”標記。

3. 凡《中國叢書綜錄》或《中國叢書廣錄》已收錄的叢書，但在書名、作者、版本、子目、卷數等方面，有一項與我們所收錄的資料有差異時，我們在《中國叢書綜錄》已收錄的書題後加有“**”標記，在《中國叢書廣錄》書題後加有“***”標記并予以收錄。爲了節省篇幅，我們就不另做說明。對於一些僅在版本方面不同的叢書，我們僅刊出版本資料，其子目等內容省略。

二、組成

1. 爲了解叢書梗概，以“叢書概述”冠諸編首，略論叢書源流、界義、類別及參考工具書等。

2. 叢書分類簡目：包括序號、書名、撰輯人和版本。

3. 叢書分類詳目：彙編叢書和類編叢書。

(1) 彙編叢書：雜纂、輯佚、郡邑、氏族、獨撰等五類。

(2) 類編叢書：經類、史類、子類、集類。

以阿拉伯數字作爲類號，各叢書書名之上列有序號并將它作爲各叢書的代號。每條叢書目錄包括代號、書名、撰輯人、版本、子目（含書名、卷數、著者年代、姓名等）。最後，部分叢書加有編注。

4. 叢書備考：將某些具有學術和研究價值而資料欠完善的叢書列入此欄內。

5. 叢書書名索引：按照叢書書名首字四角號碼順序排列，後有該書書目的代號。

6. 叢書著者索引：按照叢書著者姓氏的四角號碼順序排列，每位叢書著者所撰叢書後加有代號。

7. 叢書子目書名索引：按照子目書名首字四角號碼順序排列，後列有所屬叢書書名的代號。

8. 叢書子目著者索引：按子目著者姓氏四角號碼順序排列，該著者所撰各書的

書後加有所屬叢書書名的代號。

9. 叢書子目分類索引：參考《中國叢書綜錄》所制定的大分類表分類，以漢語拼音順序排列，後列有所屬叢書書名代號。對於一些分類難度較大的近代叢書子目，一般列入西洋著譯類。

本書原著者稱“著錄之書，原擬限於寓目者。嗣因其中有歷年已久，今日得之不易，不敢謂尙有其書，而未經寓目者，亦不敢謂必無其書。爲能得到全面資料，當仍經寓目者爲主，其未經寓目而見於各家書目及有關叢書之資料，擇其要者注明出處，亦酌予采錄，以備覆按。編制此目，原期網羅無遺，著錄正確，俾能爲一比較完善檢查叢書之工具，奈編者見聞有限，挂漏必多，錯誤亦在所難免，尙希讀者予以補正，不勝懇切盼禱——1980年於南京。”

本書所收錄的書目凡有重名者，多爲一書存有多種版本，而其子目內容又各有不同。各類書名一般是以著者年代和版本出現的歷史時期組排的。隸屬民國的作者均統一流至近現代而未加以標明。一書凡著者短缺或版本不詳時，均編排在其所屬書目之後。

編者注原是本書著者編撰時所收集到的題識資料，由於有的內容篇幅較長，我們只得摘其簡要部分刊出。欲知詳細介紹，可待施廷鏞編著的《中國叢書綜錄題識》一書的面世。

叢書概述

施廷鏞

一、溯源

論述我國叢書的起源，最早在《左傳·昭公十二年》，載有“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之書。據東晉梅頤偽孔安國《古文尚書·序》中說：“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八卦之說，謂之八索；九州之志，謂之九丘。”就這些解釋看來，似有以一名而概括數書之義，但又似書籍的類別。伏羲、神農以至唐虞，在古史上都屬傳說，古簡失傳，無由徵信，因此我們難以確定這些書的性質。

其次，《周禮·太卜三易》講“三易”說：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連山》、《歸藏》雖已失傳，內容不詳，但以《周易》一書推之，則《三易》為概括三書的名稱，其義是比較明顯的。

至于《易》、《詩》、《書》、《禮》、《樂》、《春秋》稱為《六經》，《樂》已失傳，爰有《五經》之稱，其後增益為《七經》、《九經》、《十三經》等名稱，以一總名而概括諸種書名，其義更為著明了。

偽孔《古文尚書·序》解釋“三墳”、“五典”是出于鄭玄《周禮注》，解釋“八索”、“九丘”，則見於孔穎達《左傳正義》引馬融注。《周禮》一書，前人考訂，有漢以後人的竄入，《六經》之稱，雖最先見於《莊子·天運篇》，但不可憑信，應以《史記·孔子世家》所說為據，因此以一書名概括群書，而含有叢書之義，當起源於漢。

春秋戰國時，諸子爭鳴，直到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才有經學之稱，以《易》、《詩》、《書》、《禮》、《樂》、《春秋》為《六經》，代表封建統治階級的思想體系。封建統治者為維護其思想體系，防止傳誤，在漢熹平四年（175）將《周易》、《尚書》、《魯詩》、《儀禮》、《春秋》、《公羊傳》、《論語》各經刻在石上，聚立在當時洛陽太學講堂，作為標準本。後代仿刻的有魏正始石經（240）、唐開成石經（833~837）、後蜀石經（938~965）、北宋嘉祐石經（1041~1061）、南宋高宗御書石經（1135~1177）、清乾隆石經（1791~1794）。

這種石刻，講中國書史者認為是書的一種形式。石經起源於漢，論有彙刻群書的形式，也當從漢代始。

在甲骨簡策石刻時期，我國書籍的形式、書的成分很為繁雜，攜取檢閱又很不便，不可能有薈萃群書而為一大部叢書之事實出現。到了筆和紙發明後，寫本便成為書籍的主要流傳形式。在寫本時期，記載叢書根據史目，見於齊梁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二十四子部雜家類七稱：“案古無以數人之書合為一編而別題以總名者。惟《隋志》載《地理書》一百四十九卷、錄一卷，注曰陸澄合《山海經》以來一百六十家，以為此書。澄本之外，其舊書并多零失，見存別部自行者，惟四十二家。又載《地記》二百五十二卷，注

曰梁任昉增陸澄之書八十四家，以爲此記。其所增舊書，亦多零失，見存別部自行者，惟十二家，是爲叢書之祖。”

《四庫提要》所記，有三點值得研究：

1.“以數人之書，合爲一編，而別題以總名”，這是叢書的組織內容和形式。

2.從《隋志》的注看來，唐代修《五史》時(622~636)，陸澄《地理書》似尚存在，只是陸澄編本以外，有些書已零失，單行寫本還有四十二家流行，所謂陸澄合《山海經》以來一百六十家，應是一百六十種有關地理的書籍。

3.任昉《地記》，實爲陸澄《地理書》的擴編，就任昉所增補的八十四種書，在唐代修《五史》時，有些已零失，單行寫本還有十二種流行。依此，則《四庫提要》編者，以陸澄《地理書》與任昉《地記》爲“叢書之祖”。這一論斷，就寫本來說，是較爲恰當的。

陸澄的《地理書》和任昉的《地記》都已失傳，從《隋志》的注來看，這兩部叢書是屬於專業性的叢書。

自勞動人民創造發明雕版印刷術以來，書籍的複製便利，流傳和蒐集的範圍也逐漸擴大。但首先刊印群書，而題以總名，仍屬“經書”，如五代時蜀相母昭裔板刻《九經》(935)，馮道所舉辦的《監本九經》(932~953)，在昔日仍屬於專業性者。而綜合性的叢書，以現有傳本而論，則始刻於宋。最早爲俞鼎孫的《儒學警悟》，刻於宋嘉定間；次爲左圭《百川學海》，此書題昭陽作噩，不署年號，但其中所收李之彥《東谷所見錄》成於咸淳戊辰。以是推之，昭陽作噩，當是咸淳癸酉，因知《儒學警悟》較《百川學海》實早數十年。此外《諸儒鳴道集》係彙自濂溪以下十三家語錄而爲一書，其性質同屬於叢書，而刊印尤在《儒學警悟》之前，不過前者爲綜合性叢書，後者爲專業性叢書，此其不同耳。在宋時綜合性叢書只見《儒學警悟》、《百川學海》二種，其他專業性叢書，尚有文史哲各類合刻書數種。

迨至遼金二朝，刻書受到限制，單本書籍流傳已稀，更無論叢書矣，今尚未見有關於叢書的刊刻。

降及元朝，爲後著稱者有元大德年間刻九路本史書及《濟生拔萃》等專業性叢書。其爲綜合性叢書者，有陶宗儀之《說郛》，雖著於元，而實刻於明季末葉。因陶宗儀生於元，而歿於明，似應作爲明人，況當時僅存稿本，至明朝末葉，始爲刻印，應入明刻。

至明代刻印叢書，專業性有《世德堂六子》及《南北監廿一史》、江夏黃氏浮玉山房之《唐初三十六家集》等。最突出者爲元曲明劇，不但網羅宏富，而刻印亦精，後之研究文學者，賴是多多。綜合叢書，首推明弘治中無錫華珥之《百川學海》，後來竟有以之冒爲宋刻者，其精勘可知。次爲長洲顧元慶之《王陽山顧氏文房四十種》，其梓行紀年歲者，前爲正德丁丑，後爲嘉靖壬辰，多以家藏宋本翻雕，其中有沿避宋諱者，黃堯圃得其《開元天寶遺事》，跋其後曰：“書僅明刻耳，在汲古毛氏時已珍之，宜此時視爲罕秘矣。”亦可知其珍貴。嘉靖間吳縣袁衷之《前四十家小說》、《後四十家小說》、《廣四十家小說》及《金聲玉振集》，亦多仿宋，其所刻《文選》，天祿琳琅藏本係挖去原有書牌，易以宋時年號，而書目僅以著錄爲宋刻，足見其刻印之精。崇禎年間，要以常熟毛氏汲古閣所刻著稱。於時毛富有藏書，善校刊，數達十百種，炫赫於世，惜至末年，所刻者較粗率耳。以上所舉不過犖犖大者而已。

其餘私家及坊肆所刻叢書，其中所收之書往往併省卷數、刪落標題，而參訂之人

亦咸如刊削，字句之間更妄行節略，此種刻書陋習有關當時封建剝削階級知識分子的風氣，只在形式不重質量，書怕本因此而盛，清人譏明人刻書而書亡，良有以也。

清代初期專業性叢書仍以經史為衆，如《十三經注疏》、《武英殿廿一史》。但自然科學方面，數學、天文為最著名，如梅文鼎之《曆算全書》等最為豐富，此是前所希刻者。至於綜合性叢書，在康熙時期為曹溶之《學海類編》蒐羅甚富。到了乾隆以後，刻叢書之風漸盛。毫厘求肖者，如黃丕烈之《士禮居叢書》是也；有志在傳古校讎最精者，如盧文弨之《抱經堂叢書》是也；有書求罕見今古俱備者，如鮑廷博之《知不足齋叢書》是也；有專輯近著蒐亡抱缺者，如趙之謙之《仰視千七百二十九鶴齋叢書》是也。各家咸以藏書著稱，故所刻多秘籍珍本。降及清末繆荃孫為張之洞編《書目答問》，首倡刊刻叢書之業，以為叢書“最便學者，其一部中可賅群籍，蒐殘存佚為功尤鉅”。因而向往尤衆，至辛亥以後，此風猶存。所刻叢書足資稱道者有蘭陵徐乃昌之《積學齋叢書》、《隨庵徐氏叢書》；江陰繆荃孫之《雲自在龕叢書》、《藕香零拾》；貴池劉世珩之《玉海堂叢書》、《聚學軒叢書》；吳興張鈞衡之《擇是居叢書》、《適園叢書》，吳興劉承幹之《嘉業堂叢書》；武進董康之《誦芬室叢刻》；武進陶湘之《仿宋儒學警悟》、《百川學海》等。志在傳古，猶有乾嘉遺風。自鴉片戰爭後，資本主義國家侵入我國，傳來影印之法。既無寫刻校勘之勞及其所生之誤，而印刷千百部，短時即就，亦無窮年累月之煩，實較雕版刷印為簡捷，因而雕版刷印之書漸趨衰落。初則上海同文書局影印之書，稱著於時，所印者多屬經史等供場屋所用之書，綜合性叢書尚無所見。至辛亥革命以後，商務印書館始印《涵芬樓秘籍》，繼以《四部叢刊》、《叢書集成》等，非但網羅宏富，而所據多為善本，既便於學者參稽，形式劃一，亦利庋藏，其選印之《續古逸叢書》尤為可貴。至中華書局以仿宋聚珍版印之《四部備要》，一般古籍約略具備，惜其校勘方面，終不免魯魚之誤，實不如《四部叢刊》所收之書，既多孤本秘籍，尤存其真之為佳也。其他書肆所印叢書，間有一二，然數量不多，無須畢舉。

總之，叢書之名義起源甚早，而實有其書，則始於宋，萌芽於元、明，盛於清朝中葉以後，適影印之法，通行於世，則更為廣泛矣。

二、明義

書籍有單行者，有彙集幾種單行而為一書者，此種彙集書就叫作叢書。

(一)《說文》訓釋：叢，總也、聚也、衆也。故總聚衆書而為一書者謂之叢書。但須有以編者之意，而題有概括群書之書名者，始得謂之叢書。如宋俞鼎孫以《石林燕語辨》、《演繁露》、《嬾真子錄》、《考古編》、《捫蝨新語》、《螢雪叢說》七種書而為一部書，不是以其中任何一種書名為概括群書之書名，而是編者以己意題為《儒學警悟》者是也。其有合幾種書而為一部書，但無概括群書之書名，如清張象津所撰之書有《白雲山房詩集三卷》、《白雲山房文集六卷》、《考工釋車一卷》、《離騷經章句義疏一卷》、《等韻簡明指掌圖一卷》，清道光丙申年拜經堂刊本係合為一帙，據其書籤所題書名，是以《白雲山房詩文集》為主，餘四種標明附刻，則此書不得謂之叢書，應有所區別也。

(二)一部叢書中所收之每一種書，有謂須首尾完整，序跋不遺者；有謂不限於此，即裁篇別出、斷簡殘編或經刪節選錄者亦無不可。當然以前者為是，後者如何，須從這

種書的自身來看，是否認為可以獨自成書。

1. 裁篇別出是否認為獨自一書

(1) 古書因材料之關係，篇可獨立別行。清丁壽昌曰：“竇公得《大司樂》章，河內女子發屋得《說卦》，可為單行之證。”今案《後漢書·竇融傳》：“乃賜融以外屬圖及太史公《五宗》、《外戚世家》、《魏其侯列傳》。”雖因融為西漢外戚，故取關於外戚之掌故賜之，然世家列傳所以能按篇分出者，未始非因當時簡冊制度，篇各獨立之故。

(2) 古書有錄前人著作以為篇者。清章學誠曰：“蓋古人著書，有采取成說，有襲用故事者：合《弟子職》必非管子自撰，《月令》非呂不韋自撰，皆所謂采取成說也。”又曰：“《夏小正》在《戴記》之先，而《大戴記》收之，則時令而入於禮矣。《小爾雅》在《孔叢子》之外，而《孔叢子》合之，則小學而入於子矣。”被采錄之書，今雖降而為篇，本原實為獨立之書，惟歷史久遠，本書亡佚，無從索證，借後書之細書，所以存前書之大名耳。

(3) 書中某篇或部分自為一類，在形式上可以分離者。清章學誠曰：“所著之篇，於全書之內自為一類者，得裁其篇章。”今按章氏之言，以施秦漢時代之古書，則不成問題，因其時篇可別行，已如(1)說矣。

(4) 後人抽出某篇單行者。《文獻通考·目錄提要》載《唐藝文志》四卷，引陳氏曰：“《新唐書》中錄出別行，監中有印本。”此後人抽篇單行之例。《大學》、《中庸》原為《禮記》書中之二篇，後世別行，與《論語》、《孟子》合，稱為《四書》。可知篇既單行，與書同位置也。

書之異於篇者，以獨立單行為原則，篇之具有書的條件，實已無異於書，故裁篇之入書中，對象相同，斤兩相稱，以範圍言，仍無損其為書。

2. 斷簡殘編是否可為獨自一書

書經流傳，每因年湮代遠，有所散佚，後人不能求得其全，即以存者刊行，莫不認為是獨自一書。另有因原書已不可得，乃從其他書中輯出原文，以還本來面目，便於參稽，如清乾隆間纂修《四庫全書》時，從《永樂大典》輯出佚書五百餘種，擇要以聚珍版印行之，《武英殿聚珍版書》即其一也；次為馬國翰輯之《玉函山房輯佚書》（按：此書實章宗源輯），只是內容的分量有所差異，而義實相同，此類書不盡首尾完整，序跋不遺，然而莫不以獨自一書視之。故斷簡殘編是可以認為一書。

3. 書經刪節選錄是否可為獨自一書

(1) 孔丘刪訂《六經》，取其合於封建剝削階級思想體系部分，而刪去其不合於階級利益部分，是《六經》已非全文。

(2) 選取各書中有關某一主題之資料，如《十七史詳節》；節取某一書中有關某一主題之資料，而為一書者，如《杜詩箋》等單行者，我們認為是獨自一書。故胡文煥編《格致叢書》中，以《困學紀聞》論詩之語，題曰《困學論詩》，雖屬明人積習，巧立名目，似仍可為獨自一書。

從以上三點來看，裁篇別出、斷簡殘編或刪節選錄者均可作為獨自成書，則彙集此種書而為一部書，不論全部或是一部分亦應作為叢書，並不限於首尾完整，序跋不遺，始得謂之叢書。

(三) 總聚之書，少者兩種，如郭子章所輯《山水二經》，是合《山海經》與《水經注》而為一書，不但兩者書名不同，作者亦非一人，性質亦懸殊，因其題有概括之總名，不能作

爲“兩者”平列的兩種書之合刻書，而應屬於合刻叢書。

三、題名

叢書之名起自唐陸龜蒙之《笠澤叢書》，名同而實是一家之言。陸氏自序曰：“叢書者，叢脞之書也；叢脞，猶細碎也。”宋王楙又有《野客叢書》。按《笠澤叢書》所載，都是陸氏小品雜文、閒情別致之作，其曰叢書，自取細碎之義；《野客叢書》凡三十卷，雖於經籍異同，多所考辨厘正，亦列於南宋說部之中。這二部書雖都叫作叢書，只是雜綴之類，和現在所謂叢書不同。後來的叢書，是指彙集許多書爲一部的南宋寧宗嘉泰元年，俞鼎孫與其兄俞經刊《儒學警悟》，後七十二年，左圭輯《百川學海》，方是現在所謂叢書，故錢大昕等人都以《儒學警悟》爲最早的叢書。質言之，凡是合許多種書爲一書的，都是叢書。

至明程榮編刊漢魏六朝諸家著作彙題爲《漢魏叢書》，始名實相符，由是而有《唐宋叢書》、《知不足齋叢書》等等。但實是叢書而題名不盡爲叢書者，如別署美名，遠有俞鼎孫之《儒學警悟》，近有錢熙祚之《墨海金壺》等是也；亦有題爲叢刻叢刊者，是叢刊即以立名，如《金陵叢刻》、《四部叢刊》等是也；亦有題爲彙刻、彙刊、彙鈔、叢編等者，是叢編訂以立名，如《述古叢鈔》、《紀錄彙編》、《借月山房彙鈔》、《秘冊彙函》、《今獻彙言》、《觀我生室彙稿》等是也；有曰遺書、遺集者，是後人彙集一人之著作而立名，集一定區域各家人之著作，如《嶺南遺書》等；集一人之著作者，如《船山遺書》、《復庵遺集》等是也；有曰全書、全集、合集者，大都是集一人所著之書而爲一書者，如《潛研堂全書》、《方望溪全集》、《西河合集》等是也；有曰家集者，係彙集一姓之著作而爲一書者，如《黎氏家集》等是也；有曰某某幾種者，係以種數標出其分量，如戚鶴皋之《景文堂五種》，畢效欽之《五雅》等是也。故確定一書是否叢書固不能從其題名，應就其實，但從各種不同的題名，亦可理解到其內容之性質，而且書之題名，總其義，不外從其內容以定名，有各類俱備者，如《四部叢刊》；有專集一類者，如明周子義之《子集》；有以時代名者，如《漢魏叢書》；有以地域名者，如傅春官之《金陵叢刻》；有以姓氏名者，如《王氏叢刊》；更有於姓氏之前冠以地域名以示區別者，如《叢睦汪氏遺書》；有以個人姓名名者，如牛運震之《牛空山先生全集》；有以齋室名者，如《知不足齋叢書》、《百川書屋叢書》等是也。

四、類別

叢書之編刊，各有其主旨，爲便於循義以求，應加以區分。概而言之，分爲兩大類：

(一) 綜合性叢書

彙集各類兼備之書，或有兩類以上之書，不能從屬其某一類者，皆爲綜合性叢書。其性質是否專屬某一類，是決定於所採用之圖書分類法，如一種叢書，其內容有哲學，有科技，在《中小型圖書館圖書分類表》是兩個基本大類，不相連屬，則此應爲綜合性叢書，但在“四庫分類法”中，兩者統屬於子部，則爲子部叢書，亦即專業性叢書了，很難以

硬性確定其範圍。

綜合性叢書據編刊者意旨，復可分為下列各類：

1. 通編 是各類性質兼有之書，既不限於時間地點，又不限於族姓者。
2. 時代 是專編某一時代之著作者，如《漢魏叢書》。
3. 地域 是專編某一地區人之各類著作者，大者一省一市，小者一縣一鄉，如《嶺南遺書》、《金陵叢刻》等。
4. 族姓 是專編某一姓氏之各類著作者，如《叢睦汪氏遺書》等。
5. 自著 是專編某一人各類著作者，如《中復堂全集》等。
6. 經書 在“四庫分類法”中是獨成一部，與文史哲同列相等地位，但究其內容，“易”屬哲學，“書”屬政治，“詩”屬文學，“春秋”屬史，實兼各類，不能視作專業性叢書，本可列入通編，因其又為通編之一部分，故另列為一類。
7. 輯佚 此類書籍雖屬斷簡殘編，我們即認為其中之每一種均可獨自成書。彙集各類者，如《玉函山房輯佚書》則入於此；彙集一類者，如《二十一家易注》則入專業性叢書哲學類；其有作為補遺考訂之用，專集敦煌石窟中之經卷，如《敦煌零拾》等，此雖不同於輯佚書，而為用則一，故附列於後。

(二) 專業性叢書

彙編一類之叢書，其範圍有廣有狹，廣者如《百子全書》，狹者如《五雅》。怎樣確定其類屬，亦視所採用之分類法以定之。但同屬一類，亦可根據書的情況參酌綜合性叢書的分類復分之。如中國醫學有內科、外科、鍼灸、藥物等區分，而內科之中有諸家合編，有一人獨撰。如文學有依體裁者，同一體裁者，有按時代彙編，如《唐十三家集》；有按地域彙編，如《西泠五布衣遺著》；有以族姓彙編，如《元和三舍人詩集》、《徐州二遺民集》等。

五、整理

一、叢書具體情況，有別於單行本，故在整理時不盡同於單行本。叢書與單行書有其特殊的具體情況，在整理編目時，如未能掌握其特徵，不是將一部叢書分散為單行本，或者原為單行本自行合為叢書而妄題一名，就是叢書原有書名不能查出，而以己意另題一名，因而一書化為數書或著錄既失正確，查檢訪求亦不易得，為此分書名、目次、編撰者及版本四項予以說明提供參稽。

(一) 書名 凡屬叢書均有其一定之書名，但并不能與單行書以本文首行題名為依據，而另有其依據。

1. 標題在每種書之正文卷端，如《畿輔叢書》。
2. 標在版心上下者，如賈臻編《賈氏叢書》則在版心之上，黃喬松編《嶺海樓叢書》則在版心之下。
3. 冠於總目次上者，如《止園叢書》。
4. 題在書面者，如《瓶花書屋叢書》。
5. 題目在每種書之牌記者，如《玉海堂叢書》。

6.另紙刻印，書籤貼在每冊書之書皮或每函書之函外者，如戚學標《景文堂五種》；或刻在夾板上者，如《葵園四種》。

7.有標於序跋者，如劉晚榮編《述古叢鈔》，每集前有自序，序中標明此叢書之名。

除一二兩項以外，其餘書面、書籤易於脫落或者過去書估，故為撤去，即難查訂其書名，如《芳猷堂詩刻》共六冊，一夾板當中貼有刊印書籤題此書名，此簽署一失，書名難稽，因而彙刻書目。由於書籤已失，而據其內容全係奉新宋氏一家所撰詩集，而擬題為《奉新宋氏家集》。又如葉向高所撰《蒼霞草》等書，曾見明刻原裝訂本貼印書籤《福唐葉文莊公全集》，由於此書籤已失，在彙刻書目中題為《向臺七種》，固非原名，而近時各藏書家或圖書館著錄此書，則平列其中每種專名。由以上所舉之例，可知要確定叢書之名，須從以上各項中求得之，如不能求得，應參考各家書目，最好是題跋記述及一書名之根據以題名較為可靠。

(二)目次 一部叢書其中包含之書，少者兩種，多者數百種，何先何後在編者大都有一定次序，這種目次亦有各種情況，茲分述於下：

1.在每一種書的正文卷端書名下題有某某叢書之幾等字。

2.在版心上下標有某某叢書之幾等字。

3.全書首冊列有總目次，如《知不足齋叢書》。

4.列在書面者，如《詒經堂藏書七種》，其封面右題書名，左列目次。

5.每種書牌標有某某叢書之幾。

6.標列在刊印之書籤上，如李贄撰《李氏叢書》，其書籤上題叢書書名，中列子目書名，下為冊次。

7.另紙刊印其目次，貼於每冊書皮或函外，如《景文堂五種》共為一函，在函外右上方貼有此籤，詳列其目次。

8.見於序跋者，如程作舟之《藏書五種》，其目次見於卷首，王澤弘撰序云：“……《心經》有體有用，直接孔孟之傳；《皇極書》數中有理，較邵子經世殆有進焉；《尚書外傳》經之史緯，實有裨於治法；《疑團》一冊，瑣屑畢備，援引尤極博奧；《皇明詩話》於風雅中寓揄揚之意，與裨官迥別。”從此序可知五種書之目次。

9.初刻與續刻目次迥不相同，未可混而為一，如《惜陰軒叢書》初刻為十五種，分為六函；續刻為十九種，係合前後刻版，按四庫例，分為經史子集四部序列，分為十函（見道光間冬十一月上浣六幾老人王治撰《惜陰軒叢書序》），光緒十六年長沙惜陰書局重刊本，其種次與續刻合編不悉同，但另附有續編（即《涇野先生五經說》）。

10.一種叢書的目次，有分上下兩行序列者，是直行一上一下，還是橫列先上後下呢？此據昔日慣例是從後者。

如不能得其種次，可參酌書腦所劃之暗綫以定之。因為此種暗綫是在裝訂時按原書次序排列，以免凌亂。

(三)編撰者 自著叢書當然以原著作人為著者；大部分為自著，一小部分為他人所著加以評釋者，以自著人為編撰；彙集他人著作，一般以最初彙集人為編者，亦即以最初刻印此書者為編者。

(四)版本 叢書有初刻有續刻，而續刻的內容往往有所增減，故對版本須明確予以著錄。

1.初刻種數少,續刻有遞增,如王鵬運之《四印齋所刻詞》,最初僅兩種,至第四次則為十八種,因此第一次編刊本較第四次編刊本少十六種,不能謂係殘本。

2.初刻種數多,重刻有所減。

3.初刻所提書名和種數在重印時,有改題書名改變種數者,如《式訓堂叢書》原為三集四十一種,後原版的初、二兩集為朱記榮所得,重印時改題《校經山房叢書》,而種次則缺少第三集十三種。

4.原刻種次在重印時疊有減少,并變其次第者,如陶宗儀之《說郛》,清順治三年宛委山堂刊本,若聚數本而校對其細目,往往種次互異,但總目錄字體悉同。究其原因,實由原板在重印時已有殘缺,坊肆為隱蔽其殘缺而顯示其完整,就將原目挖補,殘缺之處在字體上驟視之無毫髮差別,但細審之,間有隱約刀鑿之痕,因而致疑為有各種不同版本。

5.同名的叢書,因版刻不同而異其種次者,如《武英殿聚珍版叢書》,據陶湘考訂,原書係活字印本一百三十八種,以後有江蘇書局刻本八種,江西書局刻本五十四種,浙江書局刻本三十八種,福建書局刻本一百四十八種,并不能謂何本為全,何本為殘,只能說何本為多,何本為少。

6.一種叢書中所收之書有名異而實同者,有卷異而實同者。

二、要查檢某一叢書內收有些什麼書或者某一書是收於什麼叢書內,這有賴叢書書目或叢書子目索引作為工具。這類工具就其已有刊本,現按它的用途分為二類:

(一)為備查檢某一叢書內收有些什麼書,係何人編撰,何時何種刊印本等者,除圖書館或私家藏書目中著錄之叢書,概予從略以外,其為專用之叢書目,就余所見者按其刊印時期次序條列於下:

(1)彙刻書目初編 十卷 (清) 顧修編

清嘉慶四年桐川顧氏刊本 清光緒元年北京琉璃廠書肆刊本

(2)彙刻書目 十卷補編一卷 (清) 顧修編 佚名補

清嘉慶二十五年璜川吳氏刊本

日本文政元年刊本

(3)彙刻書目外集 六卷 日本松澤老泉編

日本文政三年慶元堂刻本

(4)彙刻書目合編 正編十卷續編二卷 (清) 顧修編 佚名續

清同治九年群玉齋、崇雅堂木活字版印本

(5)彙刻書目初編 十卷續編二卷新編一卷補編 (清) 顧修原編 陳光昭續編

清光緒元年長洲陳氏無夢園刊本

(6)續彙刻書目 十二卷 (清) 傅雲龍編

清光緒二年德清傅氏刊本

(7)行素堂目睹書錄 十二卷 (清) 朱記榮編

清光緒十年吳縣朱氏槐廬刊本

(8)彙刻書目 二十卷 (清) 朱學勤原編 王懿榮重編

清光緒十二年上海福瀾書局刊本

(9)續彙刻書目 十卷 (民國) 羅振玉編

- 一九一三年延平范氏雙魚堂刊本
- (10)續彙刻書目自集 (民國) 羅振玉編
上虞羅氏刊本
- (11)叢書學要 六十卷 (清) 楊守敬原編 李之鼎補編
一九一四年李氏宜秋館鉛印本
- (12)增訂叢書學要 八十卷 (清) 楊守敬原編 李之鼎增補
一九一八年李氏宜秋館鉛印本
- (13)彙刻書目 二十卷,二編二十卷 (清) 朱學勤原編 周毓炆補編
一九一八年上海千頃堂石印本
- (14)叢書書目彙編 (民國) 沈乾一編
一九二八年上海醫學書局鉛印本
- (15)續補彙刻書目 三十卷 (民國) 劉聲木編
一九二八年桐城劉氏鉛印直介堂叢刻本
- (16)再續補彙刻書目 十六卷 (民國) 劉聲木編
一九二九年桐城劉氏鉛印直介堂叢刻本
- (17)三續補彙刻書目 十五卷 (民國) 劉聲木編
一九三五年桐城劉氏鉛印直介堂叢刻本
- (18)叢書書目續編初集 (民國) 杜聯誥編
一九三一年北京震東印書館鉛印本
- (19)叢書目錄拾遺 十二卷 (民國) 孫殿起編
一九三四年孫氏鉛印本

彙編叢書爲專目者,始自顧修。他所編的目錄,係隨手撮錄,并無定次,著錄凡二百八十四種,每種叢書,首書名,次編撰者,次刊印時期,再次爲一書之子目。自後陸續增補刊印者,第二、四、五種則在顧目之後,另將所增補者附之。計其種數,多者數十種,少者僅數種。第三種松澤老泉目,是就其在日本所見中國叢書,依顧目之例編排,其中有爲顧目所有而此目無之,有爲顧目所無而此目有之。第六種傅目係以顧目爲基礎,略加補充而另編之。惟所補者,如《四庫全書總目》亦在其中,未免不明叢書界義,有蓋收充數之嫌。朱記榮係以刊印書籍爲業者,就其目睹之叢書依顧目之體例,間對顧目有所補正。朱學勤字修伯,浙江仁和人,咸豐進士,著有《文集》三十卷、《讀者跋識》及《樞垣日記》等。王懿榮字濂生,福山人,光緒進士,初爲金石訓詁之學,繼以考證經疏,乃彙顧目及其增補者,略分經史子集各類而合編之,增補正少第九、十兩種。羅目所著錄者,大都爲清代光緒宣統兩朝續出叢書及自己編刊叢書,間有補前目所未著錄之叢書第十、十一兩種。楊目係彙前人各目著錄之書,略加增補,分爲經、史、子、集、釋、道、前代、近代、自著、郡邑、彙刻等類編排,這種分類尤以前代、近代與彙刻強爲劃分,實欠合理。原編爲二十卷,經李之鼎兩次補充,由六十卷而八十卷。總其著錄之書,最多爲九百零一種。第十三種周目前二十卷悉仍朱學勤原目,二編則爲周所補者。第十四種沈目係彙以前各種叢書書目著錄之叢書,按書名筆畫編排,實一叢書書名索引,序中雖言增補校訂而實數甚微。於排印上,爲了節約篇幅,對於子目序列眉目不清。第十五至十七種,劉目意在補以前目錄之缺遺,然所補者極少,臆造者特多。如舒化民撰《寶研堂文集》,原屬單